

对于苏浙的苏锡常、杭嘉湖、宁绍温等地方来说，上海就像被簇拥着的一艘大轮船，虽有水面阻隔，但她所犁出的航道、溅起的浪花、闪亮的灯光以至挥舞的旗语、飘荡的歌声，无疑能顺着风贴着火，或潜以默化或风生水起地渗透、漫漫、熏染和感化的。亦因此，“去上海”成为这些地方百姓几代人信念的酵母，俟稍有一点条件，便热烘烘地膨胀起来。

吾乡绍兴上虞，对此亦如是，且形成了几个“去上海”的高潮。未能脱俗的当然还有我们夫妻两个。考虑到女儿已读“上外”，终究要做上海人，故也像周边儿女在上海的同事、朋友一样，女儿尚未毕业，便花百余万元钱在浦东北蔡的成山路博华路

边，买了一套七十来平方米的酒店式公寓，算是为登上上海这艘大轮船的女儿拿了一张船票。

北蔡的成山路博华路一带，虽然开车到陆家嘴不用20分钟，7号线地铁和公交线路亦称得上便捷，但走在马路上，很少能看到原住的上海人，十有七八是河南、安徽、四川的各色打工者和像我女儿这

类已买了或租了船票的“准上海人”。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。一天傍晚为买一个打火机，我从博华路南端向北走了二十来分钟，除了那些河南人、四川人开的建材铺、小饭馆、旅社、小吃店，愣是找不到买个打火机的超市。印象更深刻的还在于那些河的

南、安徽、四川的打工者们，他们或三五成群地簇拥在小饭馆、小吃店的里外聊天、吃喝，或男女老幼地在建材铺、旅社门前打牌、玩耍，那份心定神闲的熟稔和随心所欲的恣意，大有我地盘我作主、早把他乡作故乡的主人感。亦因此，我对“谁是上海人”这一问题，忽然有了欲罢不能的纠结和挣扎。

一个颇有趣味的现象是，老一辈的上海人中，到外地就说我是上海人，在上海则喜欢说我是宁波人、绍兴人、扬州人的并不在少数。这样的双重身份认同，对廓清“谁是上海人”，更添了一份复杂和纠结。

其实，对于判别谁是上海人，也有一个十分直接的方法，那就是所说的语言。“谢谢依，谢谢依噢。啥辰光叫小姑娘到阿拉屋里来白相。”曾与已故去两

有感于“梟将东徙”

吕震邦

国庆期间，听到一则新闻，说是“已纳入的11个重点整治区块里，日前，有好消息传出，某村镇环境综合治理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，6家主要污染单位已经确定最后搬迁时间表。污染单位搬迁完毕以后，该区域进行土地复垦，将建设一个大型生态绿地，以改善周边环境……”

闻此消息，先是一喜，接着又是一惊。喜的是：该地方从此天将蓝、水将清、空气清新，成为该地区居民休闲好去处；惊的是那些单位搬迁去的新地方呢，那儿的天空会是什么样，土地会什么样，空气又会什么样呢？我想起了《淮南子》上一则寓言：梟逢鳩，鳩曰：“子将安之？”梟曰：“我将东徙。”鳩曰：“何故？”梟曰：“乡人皆恶我鸣，以故东徙。”鳩曰：“子能更鸣，可矣；不能更鸣，东徙，犹恶子之声。”读后，不由使人恍从中来。

污染企业假如只是从热闹城镇搬迁到偏僻的乡下，那么污染仍在。9月6日人民日报批污染企业的搬迁是“上山下乡”，可谓一语中的。

少数企业领导只追求产值利润，没有充分认识到“污染”危害的严重性。从战略眼光来看，若不及早加强治理，仅仅是“一搬了之”，未来，恐怕会不了了吧！

梟，不论飞到什么地方，它的叫声永远不会改变。窃以为，与其让“污染”这只不祥之鸟迁徙，莫若以行政手段乃至法律手段限期处理好。当然，这牵涉到企业甚至产业的升级转型，需要深入研究。以前说是“关停并转”，除了“并”之外，“关停转”实在是良策。只有“关停转”，才是从根本上切断污染源。目前，如果做不到“更鸣”，干脆注销它户

前阵子，我与沪上仅存的两位旧上海音乐人：百岁的韦骏（当年周璇的钢琴伴奏）和九三高龄的中国轻音乐之父郑德仁先生，又共同策划、组织了一台“上海老歌演唱会”。

近几年来，我一直致力于挖掘“上海老歌”中旋律优美又鲜为人知，很少在当今的舞台上唱响的曲目。以为今后我们的系列音乐会《海上寻梦》，寻觅到的新星，积累备用。

此次演唱会上，著名电影艺术家梁波罗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戚长伟，共同担任嘉宾。原本，梁波罗要演唱他的拿手曲目《南屏晚钟》和《踏雪寻梅》等，无奈因身体有恙只能忍痛作罢，只参加了电视专栏《欢乐星期二》中“上海老歌”专场的录制。

陈荣力

谁是上海人



年多的沪上著名女作家程乃珊老师有十几年的交往，每次与程老师通话，她那一口腔糯音甜的上海话，将海派文化的韵味和风韵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也有相反的，譬如吾乡有些在上海搞了二三十年建筑的小老板们，偶尔遇在一起，半是方言半是上海白话的语言，上海人听不大懂不说，最后弄得连上虞人也要请翻译了。

当然凭所说的语言判别谁是上海人，方法虽直接，但不乏有点简单和肤浅了。真正有把握的判别，

去读张爱玲、王安忆的小说，程乃珊的“上海TASTE”、“上海FASHION”，包括刚刚获茅盾文学奖的金宇澄的《繁花》，当是不错的选择。而《新民晚报》不时推出的“上海闲话”专版，既系统爬梳上海话的来历、变异和时代沿革，又个体解剖上海话的指向、含义和使用场合，其活色生香的知识介绍和烟火浓重的生活气息，不仅对判别谁是上海人，乃至对无数欲圆“做一个上海人”梦者，皆是殊为难得了。

或许有人会说，在世界上都成为地球村的今天，再纠结和探究“谁是上海人”，颇有点“九斤老太”似

戴英隽
上海好邻居
(四字体育比赛誉称)
昨日谜面：一角纸币和硬币(歌手)
谜底：毛方圆(注：一角，俗称一毛)

戚长伟是驰骋舞台一个甲子的乐坛宿将，我和他相识相交已许多年，对他的演唱特点和风格了然于胸。因此，我提议他演唱夏之秋《的思乡曲》和赵元任的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，戚老师欣然同意。不过，他表示若有“安可”曲目，可加唱贺绿汀的《嘉陵江上》。因为，前两首作品都是抒情委婉、慢板的；后者则呈现高亢激越、一气呵成的状态。曲目反差很大，会有不错的剧场效果。

果然，那天，满头银丝的戚长伟刚一上台，便全场掌声四起。可以说，他的三首作品，都是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完成的，而且欲罢不能。长期以来，“上海老歌”一直

那几天女儿的情绪有点低落，我估摸不是工作中的不顺就是生活上的波折。在一次晚餐上她终于向我倾吐：那个还算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决定离她而去。原因有多方面，最主要的是对方不能接受她的贞操观。小伙子曾几次邀请她去外地旅游，都被女儿婉言拒绝了。他知道女儿的顾虑，有次直截了当地问：“难道你不想有性爱吗？”女儿明确地表示，待打了结婚证书以后。对方调侃女儿是当今社会少有的极品，流露出了不悦和失望。我说，不要紧，人家最终会珍惜你的。女儿很快地说，现在看来我是太过自恋了，我所看重的东西以为人家也会看重，其实整个社会的发展颠覆了许多思想观念，现在还有几个人在乎对方是不是处女？

我不相信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已彻底颠覆，有的人看重，有的人不看重，没什么奇怪，但我们自己要有个底线，该坚持的就坚持。女儿26岁了，而寻找另一半才刚起步。尽管我早提醒她，但她懵懵懂懂的总不上心。去年起看到同学、表姐妹等都陆续步入了红地毯才认真了。前后看过几个，也有相处的数次，这个软件工程师算是接触时间最长的——四个月，又泡汤了。女儿未免有些沮丧，她委屈地问：“找一个合适的小伙子为什么这样难？我的要求并不高。”

女儿的困惑让我想起三十年前的自己。那时我也刚满三十，各方面都颇顺利，只是个人对象尚无进展。一天，我在公交车上，见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对着一个姑娘轻声细语地规劝：“你也不小了，不能这样任性呀！你妈为你的事多着急。”姑娘半晌才说：“我要求不高，只要有人能了解我，不俗气，有知识就行了。”

华路边那些或三五成群或男女老幼聊天、吃喝、打牌、玩耍的河南、安徽、四川的打工者们，我最大的收获是对“不懂不怕、懂半怕、全懂全怕”这句老话，有了更新也更宽活的理解。



7月31日本版《“淮国旧”的“前身”》一文说，解放前霞飞路（淮海路）上“林圆饭店”所处的位置，即后来的“淮国旧”所在地。直觉告诉我，所谓“林圆饭店”恐为“林园饭店”之误，而且“林园饭店”也不像是“淮国旧”的“前身”。

查《老上海百业指南》便可知，解放前的“林园饭店”开设在林森中路的396号上，而解放后的“淮国旧”开在淮海中路的424号上，解放前开在林森中路424号上的则是“法大汽车行”。

“淮国旧”的店堂极深，从位于南面的淮海中路大门进去，一直走到底，出北门则已是在长乐路上了。《老上海百业指南》也清清楚楚地标明，“法大汽车行”的南门是林森中路424号，北门正是长乐路17号。而且，在从英士路（今淡水路）到重庆中路段的林森中路，能通往长乐路的商铺，也只有“法大汽车行”一家。回头再看“林园饭店”的后门则在英士路92弄的横弄堂里，它是无论如何也通不到长乐路的。因此，“淮国旧”的“前身”应该是“法大汽车行”，而不是“林园饭店”。

催生奋进的抗日歌曲。

事实上，“上海老歌”从未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而繁华落尽、褪尽本色，反而以更顽强的生命力，一直影响着港澳台乃至世界华人乐坛。我们华人的流行音乐中，无不流淌和浸润着它的血脉和骨风。像邓丽君的演唱作品中，有三分之一多的歌曲，改编自上海老歌。连近期轰动一时，在联合国总部首演的中国交响乐《中国1937》中的主要音乐元素，也取自多首上海老歌的旋律。

“上海老歌”是“海派文化”的精髓，更是上海的名片。它犹如静卧在深山老林中的金矿，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，亟待更多的人去发现、挖掘和传承。

“你呀，就是书看多了，现实些。至于你所要求的那些，当然能遇上是好，但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少了，年龄不饶人，过了二十八岁人家要叫……”“瘦子，你又来了。老姑娘就老姑娘，我宁愿等！”

我目送着她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远去消失若有所失。她不就是我理想中的伴侣吗？我也不正是她要找的那类人吗？彼此都在寻找，近在咫尺却擦身而过，人世间就是这样不可思议！

我向女儿讲述了自己的这段往事，末了说，世界就是这样，好女孩为找好小伙烦，好男孩为觅心仪姑娘累，古往今来从来如

此。我相信，你具备好女孩最基本的特质：善良、真诚、清纯、文秀，一定有众多好小伙子在等候和寻找，只是人海茫茫，世界太大，彼此都在呼唤，却听不到对方的声音。你要伸出手去，让对方看到。女儿问：如何伸出手让人家看到呢？我告诉她，当下社会较之我们那时是大

大进步了，社会的交流、接触面广了，尤其是电子信息化，渠道和载体丰富了，不能呆在家里坐等，而要要去积极地争取，比如参加各类活动，甚至QQ群和网络征婚都不妨一试。女儿连连摇头，说爸向来是很传统和谨慎的，怎么竟会放开让女儿去QQ群和网络征婚呢？我道又有何不可？她说网上骗子多，不靠谱。我说不能因为出了几个骗子就因噎废食，绝大多数人都是真诚的。要保持一份警惕，同时又要相信世界上毕竟好人多。我告诉她，自己尝试网络征婚已有一段时日，也与若干对象见过面，虽然没有最终走到一起，但至少人家都是有诚意的，不要对网络抱有偏见。

女儿还在犹豫。我鼓励她勇敢些，伸出手去，我们父女一起加油！

豪雨如注，急疾倾泻，田水茫茫，它们好像都认得路，纷纷朝浜头里流去。住在农家乐里的阿弟爸爸等着这场面。他和阿弟事首选了这家周边稻田连片，有明沟直通活水河的家乐户。天气预报周末雨量大到暴，一家人就提前入住了。

大雨慢慢变小了，阿弟领着全家找到了这处泄水量最大的排水口。水声哗然，坡上是千余亩稻田，雨田水挟着灰黄的泥浆和塘轮的雨水，哗哗哗哗直冲河里。阿弟说这像小瀑布，阿弟妈妈说，对了，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夏天。

河坡陡、水速快，河里激起了白亮亮的水花。阿弟爸爸让阿弟仔細看，阿弟盯着浪花起处，忽然，他用手一指，轻声说：“真的——攻水鲫鱼！”只见一尾巴掌大小

的鲫鱼逆水前拱，飞跃出水，朝疾流窜去，跌落，又抖抖银亮的身子拼尽全力攻水而游，顶着水势而进，尽管进进退退，这鱼仍竭力拨拉着，冲劲不减。雨田水在河里冲开一条不长的水道，还有三五条鲫鱼也奋力向泻落的雨田水发起进攻，有曲曲弯弯顶流而进的，有兴奋异常腾身跃起的，有斜仄着起伏伏拍打水面的，有隆起头来贴水上攻的。这些鱼好像不知道什么会被冲激得亢奋无比，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顶着水流上攻，它们好像只是不由自主地爆发了活力，好像是出于本能地喜欢浪花。雨停了，水还在冲泻，鱼并不多，就五六条，它们还在攻水，时有啪啪的跌落声。

阿弟明白了：鲫鱼不知道攻水的结果是什么——它们往往仍然在原先的水域过着同以前一样的日子，而且，攻水可能会被抓走（阿弟就想抓几条试试），但是，它们依然无意回顾，畅意前泳，攻势凌厉，直至力竭。爸妈带我来，是想让我懂得：人生也是如此，有时并不能用功利的眼光去决定一切，挑战面前，只要不躲避，不沉沦，只要进取了，努力拼搏了，就是一种品格，就是一种精彩，就是一种价值。

年半百，憾未见昙花厚望，万般小心移至室内，一现。偶喜得昙叶一株，置入夜昙穷尽其力，血脉贲盆中，好生照料，历经寒暑，张，抖徽绽放，花大如盆，三颗花蕾不期，洁白雅致至极。而。为。睹芳容，可谓殷勤有加，旬余蕾竟由米粒般长，见其闭合如初，无半点残花之状，叹其至半尺余。未料花开之际，尊严有性之时，忽见又一花蕾新现，似是对此前伤心的慰藉，遂更折服其高贵之时的善意与聪慧。

任向阳

景视频微言

攻水鲫鱼

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